



2021年终特别策划·远方的河

离开额尔齐斯河的日子，张新生觉得，日子变得有些平淡。这位昔日武警兵团总队某执勤中队中队的记忆里，永远有这样一幅画面：北疆苍穹，繁星之下，一条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的河流，穿越茫茫戈壁荒原，静静向西流淌。那是一条镌刻青春的河，是一辈子铭记的河。10多年前第一次站在河边，张新生想念远方的家；10多年后离开这条河的

那个晚上，他不停地回忆起那一幕幕往事。流淌的是岁月，不变的是坚守。坚守在沙漠戈壁腹地的，是一群被誉为“额河卫士”的官兵——武警兵团总队某执勤中队。几十年来，一茬茬官兵用青春守护这条生命之河，也给他们的人生烙下永远的“额河印记”。——编者

守护额尔齐斯河的日子

■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黄超

感受严寒与暖流

额尔齐斯河，当地人也叫它额河。这里极冷的冬天，张新生心中却是“温暖的季节”。

他常说，额河的青春刻骨铭心。张新生所在中队，驻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最北之地——北屯，距离额河仅200多米。这里地处北疆风口带，冬季风大雪大，严寒而漫长。那年4月，新疆阿勒泰地区遭遇雪灾，附近道路被风雪围困，40多辆车无法通行。接到求助电话，张新生带领官兵前往救援。

汽车里冷得像冰窖。很多群众身上没携带食物和水，已在风雪中忍饥挨饿了大半天。上士李国兵当时还只是一名列兵。他清楚记得，张新生给大家做动员：“如果我们的亲人在这里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”

二话不说，中队官兵把自己携带的食物和水一分发到群众手中。李国兵不能忘记，当他把泡好的方便面端给一个小女孩时，女孩的母亲眼中闪烁着泪花。

驻守在额河边，官兵一直是“以河取水”。每周，战士们都要去额河取水。凿冰是中队官兵的“必修课”：他们先用铁锹把厚达七八十公分的雪层铲去，再挥舞着铁镐取冰。

有时，遇上来河边“取水”的哈萨克族牧民，张新生都会摆摆手示意他们“不用下河了”。他们会多凿一点冰，给牧民们送过去。

凛冽寒风中，凿冰是个“苦活”——一番用力，棉衣冻成冰坨，眉毛上结着冰霜，但作训服里的内衣却被汗水浸透。“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，真的不好受。”官兵们说。

11年前，李国兵刚来中队时，就被这里的严寒天气“打”得猝不及防。“感觉像掉进了冰窖里”，他这个南方来的新兵不得不从“基本生活技能”学起。

学走路，冰雪地上行走，不能大步流星，要碎步慢挪，否则一不留神就会跌跟头；学喘气，出操、站岗，只觉得扑鼻凉，戴面罩露出口鼻，鼻尖就会被冻得疼痛难忍，不露口鼻就呼吸不畅，憋得难受；学穿衣，穿得太多影响战斗动作，穿得太少刚出门浑身透透……

手背开裂，缝线开裂，脚被冻肿……那些年月，中队官兵每天说得最多的就是“真冷”。军医王书洋说，冬季消耗最大的药品就是冻疮膏。

再冷也不猫冬。战友们深知，战胜严寒的最好方式是保持火热的激情，大家一上训练场就变成嗷嗷叫的“小老虎”。

每年冬天，中队抓冬季体能储备，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。额河边上，官兵们每天踏雪长跑。不远的山头，大家滚轮胎、冲山头，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，时时闪现着官兵们训练的身影。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那年5月，一次任务，入伍不满2年的张新生写下请战书，他和另外两名战友在河边整整蹲守一天一夜，最终擒获不法分子。

首战告捷，小伙子在中队出名了。那天晚上，站在河岸边，张新生看着即将“开江”融化的河水，心中涌上一股暖流。他觉得，人生迎来了春天。

品尝别样滋味

额河两岸遍布灌木丛、沼泽地，



图①：武警兵团总队某执勤中队官兵在营区后的戈壁滩弹吉他；图②：李国兵（中）和战友们向亲人展示他们制作的石头画；图③：边防官兵踏雪巡逻。

黄超摄

是蚊虫的天然“温床”。战友们总结的“北屯十大怪”，就有额河的“十个蚊子一麻袋”。这里的蚊子数量多，毒性也大。

那年中队改建训练场，一位施工人员被蚊虫叮咬出现过敏反应，被紧急送往医院……

官兵们说，我们这里的环境说苦也不算苦，守在这里能尝到一种别样滋味。

从小在广东长大的上等兵戴俊峰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来这么远的地方当兵。飞机、铁路、公路……和许多刚来中队的新兵一样，这位来自南方的列兵一度觉得，通往中队的路“那样遥远”。

去年，戴俊峰的母亲从广东千里迢迢来看儿子。这位南方母亲来探亲的日子正好是个大雪天——汽车的车全都停运了，她被困在几十公里外。雪停了，张新生联系上级单位派了一辆车，把戴俊峰的母亲一路送到了中队。那天傍晚，看到从汽车上走下来的母亲，戴俊峰热泪盈眶。

入伍第一年，领教过蚊虫和小咬“厉害”的戴俊峰，每次外出都会在身上“涂香皂水、洒花露水”。但凡能避免蚊虫叮咬的方法，他都试了一个遍。

“怕什么，来什么。”有一次，天还没黑，中队在营区内组织晚点名。戴俊峰觉得腿部一阵“钻心痒”，不久他的右小腿肿起一个“馒头一样的肿包”。

班长路林担心极了，又不敢轻易用药。一筹莫展之际，他让军医王书洋找到支队卫生队的军医，这才确定了用药方法和剂量。

那次之后，每次看到腿上已经愈合的伤疤，戴俊峰就会想起那个高烧不退的夜晚，路林和王书洋焦急的眼神……

温暖，在心与心之间传递。如今中队官兵们卷起裤脚，每个人都能讲出几件被蚊虫叮咬的“闹心事”。

上士王立杰最难忘的一次是和战友在河边巡逻，看到一只受伤的白鸕被困在离岸边不远的浅滩上。他们马上脱下防护服，将背包绳固定在自己

腰上，一个挨着一个走进湍急的河水中，救下了那只白鸕。

战友们把受伤的小家伙带回中队，等它彻底恢复已是半个月后。那天，王立杰和几名战友再次来到河边放飞白鸕。看着白鸕展翅高飞的样子，大家特别开心。

这一幕，官兵已经期待许久了。那天救下白鸕后，大家穿过一片芦苇荡，每个人身上凡是裸露在外的皮肤，都被叮咬得“面目全非”……晚上熄灯后，王立杰和战友丝毫没有睡意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起商量着如何救治受伤的白鸕。

遇事一起想办法，一直是中队传承已久的好习惯。

那年5月2日，阿勒泰北屯镇发生一起汽车相撞事故，维吾尔族孕妇伊帕尔汗出现大出血，需要紧急输血。孕妇生命垂危，而她的血型属于罕见的“熊猫血”，当地血库没有这种血液。

当天，也是“熊猫血”血型的中队战士李朋，得知这一消息，第一时间来到医院为伊帕尔汗献血。伊帕尔汗成功脱离生命危险后，她的丈夫紧紧握着李朋的手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那一刻，李朋心里突然五味杂陈——“离开额河已经很远了，没有蚊虫叮咬；可中队却离自己那么近，仿佛从未离开过。”

从懂一个人到懂一颗心

“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……”当军嫂赖静静翻过雪山穿越戈壁，第一次和爱人王浩去可可托海时，这首后来火遍全国的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还没有创作出来。

“你不能来看我，那我就去看你。”那年国庆节，赖静静从青岛出发，大巴换火车，火车换公交，公

再换大巴，辗转4000多公里，历时70多个小时，终于来到了爱人心心念念的额河畔。

走出车站，见到王浩手捧鲜花的那一刻，相恋7年来的点点滴滴、多少个日夜数不尽的思念涌上心头，赖静静泪如雨下……

接下来几天，王浩带着赖静静走遍了北屯这座小城的每个角落。第三天他们逆流而上，坐上了去可可托海的班车。

通往富蕴县的道路就像锋利的刀子，笔直地切割在北疆戈壁的腹心。班车在辽阔的大地上飞速开着，右侧是一望无际的戈壁，左侧是生机勃勃的河谷，巨大的视觉冲击让赖静静陷入沉思。

她在心里愈发被这条戈壁上的生命之河震撼和感动着——坚守在荒芜之地，以甘甜的河水滋养着两岸的生命，自己的爱人王浩日复一日地守在额河畔，把驻地当成故乡。

“你为什么爱一个地方，因为你把爱留在了那里。”从懂一个人到懂一颗心，赖静静愈发理解王浩的坚守，“人间烟火，山河远阔，无一不是你。”

在可可托海，他们参观了“三号矿坑”，灵魂深处被老一辈共和国建设者的牺牲奉献精神涤荡着；他们走进额尔齐斯河大峡谷，漫步在金黄的白桦林间，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惊叹着；他们在巍峨的神钟山前聆听哈萨克族牧民的传说，被阿米尔和萨拉的爱情故事感动着。

桥下清流急湍，桥上红丝带随风起舞，那天在古老的阿米尔萨拉吊桥上，赖静静与王浩许下一生诺言。

“别人的爱相伴相随，我们的爱跨越千山万水，距离离不开，时间冲不淡。”那次可可托海之行，坚定了赖静静做一名军嫂的决心。一年后，她和王浩牵手走进婚姻殿堂。

相依相守，患难与共。2019年初，赖静静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宫颈癌，需要尽快做手术。考虑到王浩工作忙、假期有限，赖静静不想让他马上回家。指导员李小明得知王浩的困难后，第一时间给他批了假。

治疗过程中，疲劳、呕吐、脱发，白细胞血小板急剧下降……不到一个月时间，赖静静整整瘦了15公斤。吃不下、睡不着，多少次赖静静想要放弃治疗，是王浩的陪伴、鼓励和精心护理给了她继续接受治疗的勇气。

“那段日子是他陪我扛过了人生中最恐惧、最忧郁、最黑暗的日子。”那天手术很成功，赖静静喜极而泣。当年底，王浩再次面对走留抉择，赖静静毫不犹豫地支持他继续留队。指导员李小明很羡慕王浩与赖静静的浪漫与深情。离家4000多公里，婚姻问题曾是李小明最不愿提的事。30岁那年，父母一个电话接一个地催他找对象，亲朋好友给他介绍过好几个女孩。起初，女孩一看照片上是位阳光帅气的上尉，都挺热乎。可得知他在遥远的边疆，就没了下文。

这些感情失意的经历，如一根刺扎进李小明心里。想想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，自己还是一个人，他也有些着急。可他始终坚信，人生的寒冬终会过去，最美的季节不怕迟来。可爱之人，自有爱人。

“听说你们守护的额河很美，我想去看看。”第一次见面约在额河边，小学老师仇红燕被眼前的额河秋景深深陶醉了。

心中有家，处处是美景。两人在额河边漫步，李小明向仇红燕讲述中队官兵守护额河的故事。

“你们和清澈的额河水一样，拥有纯净的品质。”世上唯一的心锁，遇到了唯一的钥匙。最美好的事，莫过于斯。那个秋日午后，从并肩而行到牵手同行，暖阳将他俩的幸福身影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今年8月，爱好音乐创作的戴俊峰，专门作了一首感人的《情定额尔齐斯》——可可托海给了你翻涌的碧波/乌伦古湖都是伤心的眼泪/美丽月亮湾/是你迷人的酒窝/远嫁的姑娘/总在冰天雪地/我愿从此随你去流浪/皎洁月光下/渐渐泛黄的不只是时光/还有身上已斑驳的军装……

那是大家心中的歌。



界碑前合影。

边关风

昆木加哨所外又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，远远望去，一片银装素裹。

此刻，哨所里的官兵们围在火炉旁唠着家常。炉中的火光，将大家的脸颊照得红彤彤的。

班长王在军看了看日历上的日子，又瞟了一眼窗外的雪，心里既激动又担忧。这是王在军坚守在昆木加哨所的第9个年头。

“不知道她能否来探亲？”王在军心里嘀咕着。原来，他和妻子有个约定。

“如果继续留队，你要答应我，这次一定让我去你驻守的地方看一看。”在晋升上士军衔之前，王在军的妻子在电话中这样说。

“家里事情多，孩子也离不开你。”话虽这样说，其实王在军是担心妻子到高原身体吃不消。

冬季的昆木加只有两种颜色，黑色的大山，白色的雪。在哨所的新式温室大棚里，绿意却浓淡相宜。青绿的菠菜、淡绿的黄瓜……大棚一角，几株打着骨朵儿的玫瑰花格外引人注目。战友们都笑着说，这几朵“爱情花”是王班长特意为了妻子栽种的。

为了能成功在哨所种花，王在军做了很多“实验”。他把埋好种子的花盆放到每一个他能想到的“适宜”场所，宿舍、锅炉房、阳台……可是，一个月过去了，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望着窗外一片荒芜，王在军心里失落极了。

他知道妻子喜欢花，探亲回到家乡好几次他都想着给妻子买束花，妻子都觉得贵，舍不得让他买……

昆木加盛开「爱情花」

■陈武斌

本报记者 薛敏

“海拔4960米的地方，难道种不出玫瑰花？”王在军在心里暗暗着急。他曾很多次在视频里跟妻子描述，“藏语中昆木加的意思是‘鲜花盛开的地方’……等你来哨所，一定能看到盛开的鲜花。”

一天上午，哨所组织官兵采摘温室大棚里的成熟蔬菜，看到手中刚采摘的新鲜蔬菜，王在军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“在大棚里种花，而且要种‘爱情花’！”

想法有了，立马行动。与哨长请示后，王在军在大棚角落处找到了一块两尺见方的地方。播种、浇水……几周后，3株翠绿的嫩芽破土而出。王在军看着嫩芽，笑得阳光灿烂。

从那天起，每逢休息时间，王在军都要来大棚里看看幼苗的生长情况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般细心打理。

第一批玫瑰花开了的时候，王在军欣喜地将哨长旦增列珠拉到大棚说：“花开了，爱情来了！”

为了摸清玫瑰花在高海拔温室里的花期，王在军又种下了一批玫瑰花。果不其然，又过了3个月，第二批玫瑰花依旧正常开放。通过观察，他得出结论，在昆木加哨所的大棚里，花种从播种到开花大约需要90天。

两个多月前，王在军算好了时间，亲手种下了第三批玫瑰花，这是他给妻子准备的惊喜和礼物。

“哨所啥都有，啥也别带，人来就行。”王在军在电话中叮嘱妻子。得到妻子肯定的答复后，他幸福的笑容比玫瑰花还要灿烂。

窗外飘着鹅毛大雪，哨所内却温暖如春。

那天，王在军睡觉前又去大棚看了看那几株正打着骨朵儿的玫瑰花，安然地进入了梦乡。